

淡然之中蕴含深沉的审思

——安卡散文集《素尘欢》阅读散记



■蒋登科

认识安卡，主要是因为她写诗，我们一起参加过多次诗歌活动，我读过她的不少诗歌作品，还写过评论。安卡的诗细腻、干净、内敛，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敏感多思的写作者。但没有想到，这位重庆女作家的第一部集子却是散文集《素尘欢》。就数量来看，她的作品并不太多，但每每拿出手的作品，都是用心用情的，让人读得下去，而且读后还若有所思。《素尘欢》从文字到装帧都很干净，没有前言后记，而是直接将文本呈现给读者。这样的选择体现了作者干净利落的性格，也有她的自信。

当下的诗歌写作，经常被诟病。其实散文也一样，只是盯着散文找毛病的人可能少一些。有些人或许以为写散文容易，随便写下来就是“大作”。事实上，写好散文并非易事。我读过很多所谓的散文，其实就只是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记录一些生活琐事，或者描述事物的表象，类似于记流水账，于是题材雷同、结构重复、缺乏思考的情况随处可见，读多了就让人觉得缺乏生气，甚至有些厌烦。

好的散文往往可以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阅读欲望。如果要写散文的构成要素进行简单分解，我们可以从题材、主题、情感、思想、语言、技巧、境界等方面展开。如果一个人的作品在上述方面都是读者熟悉的，

那么这样的作品就可能缺乏新意；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超越了既有的作品，体现出了新的发现，表达了新的思想，采用了新的艺术手段，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或多或少地具有了艺术上的吸引力。安卡的作品很难说属于大作品，但说她的散文是优秀作品，应该是没问题的。

安卡的散文是接地气的。接地气不是说一定是沉迷于现实中的点点滴滴，而是说与作家的生活、情感、思想、情怀密切相关。“草木心”“小城寄”“素尘欢”三辑中的所有作品，都是作者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悟，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形象的存在，感受到她和其他人的不同。她喜欢安静，暮色、小树、漫步、旅游、沉思时常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她关注人，关注人性，所以我们读到了她写父亲、母亲、朋友、孩子的作品，充满乐趣，也满是机智；她喜欢山水和文化，于是在她笔下，我们可以读到不一样的旅行，看到不同的风光、生活和文化，感受不一样的古镇、古街，而她自己则投入其中，享受远离尘嚣的安静与舒展。安卡作品中的地名都是现实中存在的，东山、梁江、涪江、嘉陵江、钓鱼城、龙多山、歇马……熟悉这些地方的人，自然会有一种亲切感，甚至可以通过作者的感悟获得对这些地方的新鲜体验，或者生发出新的思考，在作者发现的基础上增加一份自己的思索；不熟悉它们的读者，也可以循着作者的足迹，触产生更多美妙的联想。

安卡的散文见事亦见人。她的散文往往是小处着眼，向深处、细处挖掘，于是我们就在作品中见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经历与思想。她拒绝见事不见人的写法，始终将“人”作为作品的主体。她写人主要是挖掘人物内心的世界、精神品质，因此，这个“人”最终是作者自己，她的经

历、思考、因顿、梦想都在她的游历、观察、静思之中呈现出来，她的爱恨也流动在优美、内敛的文字之间，流动在与他人、与世界对话之中。书中的《慈禧老唐》《故乡客》《重庆二哥》《带着香气的遇见》《过客》《梦里不知身是客》《一个人开车旅行》等，都涉及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关系的人物，他们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是鲜活的，也是独特的。《时间的尽头》中的影子，是作者偶然结识的朋友，她们一起旅行，一起喜乐，一起寻觅，但影子最终为了自己的梦想出事了，作者并没有以一种悲哀的心态书写，而是以淡淡的笔触回顾她们经历的很多事情，写出了她们对于生命的理解。

安卡的散文是有温度的。温度说的是人文情怀。我们面临的世界并不是那么完美，甚至我们的心理期待存在很大的差距。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文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写出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关爱，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启迪的话题，让读者在困顿之中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享受到文字的抚慰。《寂静的暮色》中有这样的段落：“我是这公园唯一的过客。我走得小心翼翼，彩色路面不发出任何声响。宽阔的道路向前延伸，越走越宽，像大地伸出的手臂，若有所求，但寂静无声。”这是景色，更是心态，作者由此回忆起自己的过往，回忆起朋友、亲人，寂静之中生长出一份暖意。这份暖意其实是现实与人生的慰藉。《不要等河流醒来》写的是作者所认识的渠江、涪江、嘉陵江，她在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江边生活，但却没有离开江水，她说：“嘉陵江水，裹挟着渠江、涪江，也裹挟着我的成长岁月，一直在平缓流淌。和时间一样，它流淌的形式近乎静止，却从来不曾沉睡。”作者回顾了自己在不同年龄对

江河的不同体验，感受到它们近乎静止但不曾沉睡的特质。而这种品质，似乎就是我在现实和文本中感受到的作者的品性，安静而不静止。

安卡的散文是有诗意的。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只要有过诗歌创作经历的人，无论他们后来是写散文还是写小说，在语言使用、表达手段的选择上似乎都有一种天然的优势。他们善于在作品中借用诗意的表达，让文字更具有弹性，超越普通的外在书写，让人读后不是淡而无味，而是余味悠长，从而将小说、散文的艺术品质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安卡的每一篇散文虽然都是围绕一个题材或者主题，但思绪不断延展，将作家经历、感受过的事情，串联在一起，而又不觉得松散；她的散文很干净，不拖泥带水，交代具体的事件、事物只是她的目标之一，更多的是在事件、事物之中融入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城市的缝隙》写的是城市的老巷子，那里有很多故事，作者对老巷子的外形描写：“被时光的风雨摩挲过的石梯，破旧中带着温润，温润中挂满苔痕；川东民居的大木门一扇扇紧闭着，仅从门前石梯的滑度，可窥见曾经的门庭若市；蛛丝网一样的电线挂在古宅破落的墙面上，我不知道它们有没有思绪，会不会从灯光下老人的皱纹中感到欣慰……”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了城市中的老巷子，每一句背后都有她的感悟和思考，文字很美，但在回忆中蕴含着一份怀念和无奈，读后让人若有所思。

从《素尘欢》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读出了一份高雅和淡然，读出了她发现美的眼力和书写的笔力，读出了文字之间的忧郁与温暖，读出了隐藏在诗人内心中的小欢喜、小惊喜、小梦想——所有“小”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人，鲜活的人。

写在茅奖边上 ⑤2

【作品简介】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85—1988)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创作的一部全景式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以中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近10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的人们仍有极大影响。



题记：城乡交叉，体制鸿沟；平凡之路，苦难人生。

■单士兵

每个人都在向上生长，很少能一帆风顺的，往往要经历各种坎坷。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磨难。如果是在历史的艰难年代，很多磨难就会成为苦难，甚至是灾难。

接受平凡的生活，让平凡的人生不平庸，让平凡的情感不平淡，需要走出“我执”，迎来觉醒。正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写道：“少平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地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多多平平常的事情中，表现出并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

少平是《平凡的世界》里的主角孙少平，他走向平凡之路的思维转换，看起来并不高深，但确实是认清生活残酷真相后的选择。这种选择是无条件的，也是理性的。永远不要怠慢平凡的人生，永远不要轻视平凡的世界，平凡往往是由苦难造成的，但平凡很多时候也是伟大的铺垫。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的经历，也是由平凡转为经典、平凡通往伟大的生动写照。

1982年，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上发表，很快被拍成电影，主人公高加林的人生给亿万读者和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也让33岁的路遥迎来鲜花和红地毯。不过，盛名之下，喧嚣之中，路遥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这一生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很快，路遥就投入到《平凡的世界》写作中。

这是一场以生命献祭的方式进行写作的苦旅。为写这部作品，路遥阅读了上百部长篇小说，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10年的订本全部找来，仔细翻阅记录，“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学（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路遥还深入煤矿体验生活，写作时昼夜不分，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一度患上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那时，路遥饮食毫无规律，极其简单，中午吃些馒头咸菜，晚上下点面条，累了困了就靠香烟和咖啡提神。

1986年春天，路遥弟弟接到转来的电话，说路遥让他速回榆林，他赶了300公里见到路遥。路遥哭着对他说：“田晓霞死了……”田晓霞是小说里的人物，是孙少平的恋人。不难看出，路遥写作投入了怎样的情感。写完第一部，路遥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写完第二部，路遥大病一场，严重吐血，差点死去；写完第三部，路遥形容枯槁，两鬓斑白，双手如同鸡爪。那是1988年，路遥还不到40岁，却像白头背驼的老人。

这部作品曾遭多家出版社退稿，被一些文学名刊拒绝刊发。勉强出版后，市场反应冷淡，文学评论圈更是多有否定和批评，一些用语非常刻薄。后来，路遥偶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编辑刘永梅，这部作品被搬上央广“长篇联播”节目，打动千百万听众。由此，这部作品幸得重生，并在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不过，这场以透支生命为代价的6年写作，只给路遥带来3万元的稿费回报，其中一万元还是向出版方争取的补助。1992年，43岁的路遥英年早逝，留下将近两万元账单。生前如此贫苦，实在令人唏嘘。30多年过去了，这部作品已经销售2000多万册，遥遥领先于其他茅奖作品，创下了文学的市场奇迹。《平凡的世界》完成经典化，是典型的民选行为，是市场投票的结果。

当然，直到今天，《平凡的世界》的“两极评价”现象仍然存在。文学界有太多的不以为然，学术界有太多的否定批评，对此，应该辩证看待。经典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缺点，从艺术审美和价值判断角度来看，《平凡的世界》确有很多不完美。比如，存在一些诸如文本较弱、叙事凌乱、议论尴尬等现象。文学评论界对这部作品有太多批评，也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有关。当时文化意识潮流是激进的，有反叛性和颠覆性。一些文艺评论家太过“精英自负”，对西方兴起的技术流派更为推崇。而路遥完全沿袭传统现实主义之路，力图建构一个由孝、悌、仁、义等传统道德伦理交织的世俗社会，不论是艺术表达还是价值呈现，都很传统。当时，先锋小说开始流行，一些以“新潮批评”自居的文艺批评家热衷于追新猎奇，对路遥这种现实主义作品缺乏兴趣和耐心。

看见平凡并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

作品是要接受时间检验的，30多年过去了，现实主义不但没有式微，反而显示出更为强大的价值力量。《平凡的世界》得到读者认同，说明文学创作未必就要追逐令人眼花缭乱的潮流，文学价值也未必就由一帮“圈子化”严重的学院派批评家来决定。当然，《平凡的世界》受到读者欢迎，是因为内容锁定的是追求个人成长与幸福爱情的最大公约数人群。这部作品的读者是下沉的，阅读门槛也是较低的，体现了文学的人民性。而且，这部作品反映成长难题和爱情困境，在今天依然是严峻的社会问题。

所以，理性看待《平凡的世界》的“两极评价现象”，既要回到文学艺术轨道上正确看待这部作品的价值与不足，也要理性认清当下文学整体阅读水平的基本面，看到这部作品反映的社会痛点依然亟待解决。

让人们走出苦难，需要一些精神激励，需要提倡努力奋斗的精神。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很多苦难是由历史造成的，是由特定年代的制度带来的，是由一些社会不公现象导致的。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和《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代表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数农村知识青年的尴尬人生，尽管他们善于思考、积极进取、不惧苦难，但成长之路是极其艰难的。面对侮辱，尽管高加林内心有着“我非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的年轻人哪一点差？”的信心，但最终还是选择回乡。孙少平属于被十年浩劫耽误的一代，结束后生活只能回乡务农，尽管后来大学恢复了招生，但“少平和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都去应考了，但一个也没考上”。他们初、高中的基础太差，无法和老三届学生们匹敌，全部名落孙山了……”活在历史夹缝中，承受着这样的苦难，当然应该反思。

后来，孙少平被推荐担任团委暑期夏令营辅导员工作，赢得各种好评，但仍被拒绝招进团委工作，担任领导的武惠良无奈感叹：“政策不允许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吃官饭的人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无法招来。”一个正直社会，不应让制度羞辱人。显然，孙少平生活的年代，离正派社会还有太远的距离，这是他遭遇苦难的原因。孙少平特别能吃苦，也注重通过阅读提升自己文化素质，拼尽全力也才挤进大牙湾煤矿这个城乡交叉地带，“这是一个奇特的生存部落，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俗，新的与旧的，全部混杂并存，交织在一起。”对孙少平来说，这几乎就是他人生的天花板了。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如此教导妹妹：“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显然，对苦难的这些认知，体现了一定局限性。

《平凡的世界》还讲述了年轻人错位的爱情。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看上去很美，他们一个是煤矿工人，一个是地委书记的女儿，但路遥设计了田晓霞意外死亡的情节，让不平凡的爱情偏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编辑刘永梅，这部作品被搬上央广“长篇联播”节目，打动千百万听众。由此，这部作品幸得重生，并在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不过，这场以透支生命为代价的6年写作，只给路遥带来3万元的稿费回报，其中一万元还是向出版方争取的补助。1992年，43岁的路遥英年早逝，留下将近两万元账单。生前如此贫苦，实在令人唏嘘。30多年过去了，这部作品已经销售2000多万册，遥遥领先于其他茅奖作品，创下了文学的市场奇迹。《平凡的世界》完成经典化，是典型的民选行为，是市场投票的结果。

爱情是圣洁的，是跨越阶层的，没有爱情的人生注定是平淡的。路遥也认为“真正的爱情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离爱情成为人生救赎和支撑这样的美好愿景，依然还有遥远的距离。

《平凡的世界》讲述了太多的苦难与苦情，讴歌了那些坚忍、醇厚、善良的人性，在今天依然能够给年轻人带来治愈和激励的价值。但是，苦难就是苦难，它并不崇高，更不伟大。苦难不值得感恩，更不应该讴歌。苦难中能开出一些花，但这并不能改变苦难的本质。告别苦难，收获爱情，才是时代青年最值得追求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给平淡的日子增添更多精彩，让平凡的世界拥有更多伟大，需要以反思和抗争来拒绝平庸，拥抱生活。从这个意义讲，接受苦难并不是一绝对的理性，看见平凡并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

【百本好书送你读】



■郑渝川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华所著的《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当代中国出版社与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书，强调了县中是近几十年来一直到今天县域高考竞争的最佳层级，它能够较好地满足县域内学生家庭低成本参与高考竞争的需求。

在我国，高考分省组织，虽然有些省份采用一模一样的试卷，阅卷要求相同，但是大学招生却是按省分开运行的。这意味着，每个高考考生是与自己同一届的省城考生竞争。由此推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一个省城内的高中，也存在竞争关系，而市、县政府要取得教育方面的政绩，也需要为此精心组织来应对竞争。

在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10年，很多省份涌现出了除了省会城市以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一些县区的中学，他们成为高考竞争中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佼佼者，培养的孩子通常被称为“小镇做题家”，这也就是教育研究者所称的县中模式、县中崛起。

【荐书台】



《向死而生》
作者：王雨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写了脑瘫病人俞帅奇与病魔抗争的故事。他一生便被判为会在轮椅上度过一生，虽自幼遭人歧视，却也得到了家人、老师、同学的照顾。他长期治疗、地狱般锻炼的痛苦令人难以想象；他寻死求生的心路历程牵动着读者的心。书中描写他的妈妈、爸爸、素素姐、外婆、外公、爷爷、奶奶和

小镇做题家去哪儿了

——读《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有感

一直以来，很多教育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对于县中模式、县中崛起的现象给出的评价都不是太高。因为县中模式必然意味着应试竞争，这当然跟专家们想要的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形成明显差别。不仅如此，集全全县之力打造一两所明星高中，往往意味着其他高中、职中在县域内成为低人一等者的选择。

但是这些批评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县中模式的重要价值——县中总体上向一个县域内有能力、有学历，有望在高考竞争中取得好成绩的孩子开放，而且满足大多数学生低成本参与竞争的要求，学生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钱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很多县域甚至乡村的孩子可以首先在升入初中的选拔中进入县中初中部，然后经由中考筛选进入县中，经过三年或四年(包含一年复读)后考进名校。

县中模式、县中崛起的现象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已经走向终结。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省会城市以及省内较发达地级市的重点中学、民办及公办的教育集团开始掐尖招生，跨区域招收本市本地以外的优质生源，又以丰厚的薪酬待遇吸引县中优质师资。这种情况下，县中几乎无力

抵抗，过去能够每年产出一两个甚至10来个清北生的盛况不再。

县中被双重掐尖，这使得其教育产出显著下降，如本书作者所说，这也意味着县域教育的口碑整体下滑，这无疑加速了本就在快速进行的县域社会和经济衰退，加剧了人口流失，一些绩优生甚至成绩相对平庸的孩子也被父母安排到省城就读名校。围绕这类名校学校，还出现了陪读经济。

关于“县中衰弱”，本书没有停留在展现问题上，而是进一步从学理上深入分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为解决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如书中指出，省城、发达地市的超地级培养名校市，集全市之力办好一两所中学，以期在高考竞争中“刷”出几个清北生；另一方面扶持民办高中教育集团。如本书中所说，这些做法对于县中衰落的局面于事无补，但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市级政府创造教育政绩。

同时，教育公平、高考制度、“双减”政策、校园霸凌、青少年抑郁等牵动亿万人心焦点话题，书中均有涉及并予以深度讨论，其中不乏充满勇气的见解和分析。作者对县中孩子命运的牵挂让人动容，对教育均衡发展发展的思考令人敬佩。

在县域人口大量流失，绩优生不断流向大城市名校中学，县中优质师资也在流失的情况下，留在县中、县中的孩子只能华山一条路，致力于增加应试练习。简而言之，就是用更多的时间、更高的训练强度，希望获得相对良好的结果。但问题是，这样的卷，被纳入到普遍内卷快速升级的进程中，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县中还流失了绩优生和优质师资。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直到今天，很多省份的地级市为了履行基本的教育政绩责任，也为了挽回因县中崩溃导致的教育口碑受损的形象，开始模仿省会城市的办学模式，一方面大力培养名校市，集全市之力办好一两所中学，以期在高考竞争中“刷”出几个清北生；另一方面扶持民办高中教育集团。如本书中所说，这些做法对于县中衰落的局面于事无补，但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市级政府创造教育政绩。

同时，教育公平、高考制度、“双减”政策、校园霸凌、青少年抑郁等牵动亿万人心焦点话题，书中均有涉及并予以深度讨论，其中不乏充满勇气的见解和分析。作者对县中孩子命运的牵挂让人动容，对教育均衡发展发展的思考令人敬佩。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dbsb@163.com